

甲骨四堂論文選集

朱歧祥編

K877.14
20118

港台書

甲骨四堂論文選集

朱歧祥 編



臺灣學書局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甲骨四堂論文選集 / 朱歧祥編。--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79

30, 221 面； 21 公分

ISBN 957-15-0126-3 (精裝)

ISBN 957-15-0127-1 (平裝)

1. 甲骨 - 考證 - 論文・說詞等
792.707

甲骨四堂論文選集 (全一冊)

編者：朱 歧 祥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記證字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 00024668 號

電話：3634156

印刷所：淵 明 印 刷 廠

地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 43 巷五號

電話：9287145

香港總經銷：藝 文 圖 書 公 司

地址：九龍偉業街99號連順大厦五字

樓及七字樓 電話：7959595

定價 精裝新台幣二一〇元
平裝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初版

8026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15-0126-3 (精裝)

ISBN 957-15-0127-1 (平裝)

～ 序 ～

甲骨學九十年的回顧與前瞻

朱歧祥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講稿。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
、三月十三日)

今天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與各位討論一些甲骨學史的問題，這些問題過去是一直在思考的，可是感覺上仍未十分成熟。事實上這個題目由我來報告並不是太恰當，因為甲骨學到現在至少發展了九十年，對我來說，我踏進這門學問圈子裡也不過是十幾年的事。所以以十幾年來看九十年的發展，而且又要在兩、三個鐘點中向諸位報告完畢，自然是一次不太客觀的探討。因此，在這幾個鐘點裡面我只準備重點的與諸位談一些人和事，這些人和事都是對整體甲骨學史有較深遠的意義。報告很粗略，希望在座諸位能多賜教。

我早在中學的時候曾閱讀了一些王國維先生的文章，正式接觸甲骨學則是自我在台灣大學唸書的時候，那時開授甲骨學的是 金祥恒先生，我深受 金先生治學的態度所感動，很自然的便跟隨他寫了些文章。當年的董作賓先生和金先生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把甲骨學這門學問加以普及推廣。今天我亦希望能用簡單的語言把一些糾纏的問題解釋清楚，向諸位交代九十年間這門學問的發展重點。首先我們來看看什麼叫甲骨文。

第一節 甲骨文的名稱

過去研究甲骨文字的學者對於它的名稱是並不統一的。最開始的時候，一般人並不知甲骨為何物，只稱它作龍骨。當然這名稱是非常不適合。所謂龍骨是古代動物的化石，在中醫來說是具有補腎的功用，但與我們所說的甲骨顯然不是同一樣東西，後來亦沒有人再用此名。也有學者稱這些材料為甲文、龜甲文，但事實上甲骨文不僅刻在龜甲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刻在牛、羊、豬、鹿、虎、象，甚至人的頭骨上面，因此單稱之為龜甲文顯然並不是太理想。若干學者以它們刻於龜甲上而稱之為契文，但事實上甲骨文除了以契刻為主外，亦有用毛筆寫上去的，故契文這名稱並不能全面涵蓋這些材料。有學者認為它們的內容是有關貞卜事情的，故稱之為卜辭，可是甲骨文亦有記事的刻辭，所以卜辭的稱呼也不理想。有學者認為這些都是殷商的文字，故直稱為殷文，但由周原等地已發現周代的甲骨文，殷文自然並不是理想的名稱。有學者認為它們是殷墟出土的，所以便稱之為殷墟文字。可是目前所見的是甲骨文很多都是在殷墟以外的地方出土的。而且殷墟出土的文字，也不單只是甲骨文，尚有許多刻在陶器、銅器、玉器、石器上的文字。因此殷墟文字這名稱與甲骨文並不相稱。

最後我們要說一個比較恰當的名稱—甲骨文。所謂甲骨文，是泛指刻寫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這名稱基本上已足以涵蓋我們所需要研究的對象。今日的甲骨學者大致亦認同了這個名稱。

第二節 甲骨的發現

甲骨文最早是出現於清光緒年間。傳說在光緒廿五年（1898年）秋，北京城的一位金石學家，亦是當時國子監祭酒（相當於現在

的國立大學校長)王懿榮因患病,遂延請太醫診治,太醫診脈後便開了一張藥方,王懿榮隨即派下人往藥店購藥。那藥店根據記載是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藥買回來後,他是個好學的人,因為藥是吃進肚子裡的,當然是要看看是些什麼東西。無意間他發現其中有一味特別的藥,叫做龍骨。一時好奇,遂拿起一看,竟然看見龍骨上刻有些類似篆文但又不認識的文字,他大為吃驚,於是便馬上派人把達仁堂的龍骨全數購回。果然在其中又發現了好些刻有文字的骨片,於是這便成為發現甲骨文字最早的紀錄。一般的甲骨書籍都是以此年(1898年)作為研究甲骨的起點。但事實上這故事聽起來卻有點兒可疑。前人提出可疑的地方共有三點:

一、北京菜市口由光緒年間迄今根本就沒有達仁堂這個中藥店。

我曾託友人走訪宣武門外及菜市口一帶,附近只有二間中藥店,一間是宣外驛馬市大街84號叫“鶴鳴堂”;另一間是在宣外菜市口廠內大街7號叫“西鶴年堂”,這個鶴年堂是個老字號,店內的牌匾是明朝嚴松的書法。

友人復來函見告,解放初期,北京前門外大柵欄內有一“達仁堂”,現在是鞋店。據一些中藥店的老人說:“達仁堂”和“同仁堂”都是岳家經營的,最初的撐櫃的是岳達仁,起名“達仁堂”藥店。“同仁堂”只在北京有,而“達仁堂”則在北京以南一些大城市都有分號經營。由此看來,這間達仁堂的開業年間亦不能早到清代末年。

二、中藥店在配藥時的習慣,往往是先將這味龍骨搗碎成粉末後才混入藥包中出售的。那麼當時的王懿榮是不可能看見一塊塊的龍骨片,自然無從由龍骨粉末中發現它上面是否刻有文字。

三、根據羅振玉等早期描述殷墟的書籍,可見當年有字的甲骨是

無人收購的，農民需要將甲骨上的字跡刮去才能賣掉。如此，王懿榮是不太可能在他的藥包中發現甲骨文字的。

根據以上三點，由買藥而發現甲骨文的美麗傳說是不可靠的。但事實上，王懿榮是近代較早接觸、收購和鑒定甲骨的人大體是不錯的。而甲骨的發現應以河南安陽西北郊小屯村的農民居首功。

第三節 甲骨四堂

王懿榮是第一位研究甲骨的學者，他在1898年首先大批收購甲骨文字，但可惜在第二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王懿榮自殺，因此並沒有對甲骨作任何研究，其後王家道中落，王懿榮的兒子王翰甫出售家中古物，王懿榮的友人劉鶚悉盡購入王氏所藏千餘片甲骨，又絡繹向北京古董商收購，約得五千餘片。其時，劉鶚的家庭教師羅振玉有機會目睹這些殷墟寶物，乃力勸劉鶚選其精要拓印傳世。1903年乃編成《鐵雲藏龜》，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書籍，但可惜劉鶚因罪被判充軍新疆至死，故亦沒有機會對甲骨作進一步的研究。

將甲骨和甲骨文字建立為顯學的，是甲骨四堂。

談起四堂，對於我的研究工作實有一種策勵的意義。事實上，當今研究甲骨的是以四堂的後人為主，此外的重要學者幾乎都受到四堂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所以甲骨四堂在甲骨學史上是有啓先之功。由目前來看四堂的研究成果，自然覺得有不周全的地方，然而「但開風氣」，四堂在甲骨史上是肯定佔有極重要的位置。他們能就同樣的材料而「看人所不能看」，「說人所不能說」，這已是我們後輩所需要學習的地方。

(一) 羅振玉 號雪堂。(1866~1940) 浙江上虞人。

羅振玉為清末遺老，觀念保守。唯學問為天下公器，自不能因人而廢言。他對於甲骨學的貢獻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a) 甲骨文的搜集和流傳。

研究古文字最重要的首務是一手材料的整理，而羅振玉對於甲骨的最大貢獻亦在此。他以辦報的財力積極的搜羅以萬計的甲骨，並親自選拓督印成書，即其著名的貞松堂本：

《殷虛書契前編》 1913年

《殷虛書契菁華》 1914年

《鐵雲藏龜之餘》 1915年

《殷虛書契後編》 1916年

這些材料拓制精細，而且都是真品。後來郭沫若對這些書的評價非常高，認為是研究甲骨必備的書。沒有羅氏這些書的材料，當時根本談不上任何的甲骨研究。

(b) 對甲骨出土地望和年代的確定。

在羅振玉以前，大家只猜想甲骨是上古三代之物，但確實的時限卻無人能識。早在劉鶚的時候，對於甲骨出土的地方，亦受商人欺騙，以為甲骨是出土於河南的湯陰。當時的國外學者也同樣被騙，日人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是國外的第一部甲骨著錄，他在序中也稱甲骨出土於湯陰。及至羅振玉一再加以利誘，商人才說出龍骨的正確出土地點為安陽。羅氏隨而根據《史記》考證出安陽為殷代後期建都的所在地。

《史記》〈殷本紀〉索隱：“契封于商，其後盤庚遷殷。”正義引《括地志》：“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虛

。”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與期洹水殷虛上。”傅瓚注：

“洹水，在今安陽縣北。”

羅氏遂推斷這些甲骨文字是殷代貞卜的文字。他隨即派遣其弟羅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前往安陽，直接搜購甲骨。1916年，他更親赴安陽作實地調查。

至於甲骨的年代，1910年羅振玉在《殷虛貞卜文字考》的序文中已提出是商代晚年武乙時期的遺物，及至1914年他寫《殷虛書契考釋》的時候，更進一步指出安陽小屯的甲骨是商王武乙直至帝辛滅亡間的占卜文字。這和我們目前認為殷虛甲骨年代是由盤庚以迄帝辛的結論相距不遠的。

(c) 運用甲骨文考釋殷帝王名號，並糾正古書的訛誤。

羅氏已體察由地下材料印證古書的重要性，他在《殷虛書契考釋》中歸納自成湯至帝辛間帝王諡名見於卜辭的共有17人，其中的15人與《史記》相合；並認為《史記》的天乙即卜辭的大乙之訛；武乙之子，《史記》書作大丁，而《竹書》則作文丁，與卜辭所言的文丁、文武丁相合，是知《史記》誤而《竹書》正確。

(d) 考釋甲骨文字

羅氏針對甲骨文的形、音、義分別加以考釋。《殷虛書契考釋》為羅氏研究甲骨文字集大成之作，由1914年的初版考釋出485字增加至1927年增訂版的571字，主要包括一般的干支、數目、象形等常見字例。至今我們所認識的甲骨文字也不過是一千字上下，所以羅氏在考釋文字方面貢獻甚大。

(e) 提出研究甲骨的方法

羅氏在《殷虛書契考釋》中歸納研究甲骨學的困難有三：(i) 文獻少、(ii) 卜辭詞句過於簡單、(iii) 古文字形體的不規則、不固定。他強調考索文字重在由下往上推的方法：“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這種推的方法的確能夠幫助吾人認識若干字的本義，尤其是圖畫意味濃厚的象形文字。但是甲骨文並非是中國最原始的文字，它已經是一種非常成熟的字體，基本上兼備六書的用法，所以單憑文字形體的比附，我們不能通讀甲骨文。譬如一個  字，象魚群在水中游動，是一個圖畫文字，可是它在殷代的用法如何，它在上下文之間是如何講的呢？這需要利用其他的方法來認識它的用義。可是當時羅氏能充份利用金文、說文來作為研究甲骨文的橋樑，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見。

以上五點貢獻，基本上以第一項對於甲骨的流傳功勞最大。羅氏竭力收集拓印甲骨，使後人能有可靠可用的研究材料，這是羅氏了不起的地方。而他更了不起的是能夠知人善用——對於王國維的賞識和提拔。

(二) 王國維 號觀堂。(1878～1927) 浙江海寧人。

四堂中對於甲骨學的貢獻以王國維居首功。他早期是學古文，走科舉為官的路，繼而興趣轉向西方哲學，接著又熱衷於文學，研究紅樓夢，最後因羅振玉的關係而進入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的範圍。王國維當時只是一個年青小伙子，但羅振玉已預見他將來在學術上的成就，把家中大量藏書與古物盡量借與王國維閱讀，後來更攜同王國維東渡日本，讓他能充份利用所藏甲骨。王國維能成就他顯赫的學術地位，自應拜羅氏所賜。王國維對於甲骨學方面的貢獻，歸納為以下六點：

(a) 考釋文字

過去羅振玉考釋文字多達數百，但是以易識的常用字為主。王國維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而且充份利用比較文例、文獻的方法，他所釋的雖只十餘字，但均為通讀卜辭的關鍵字，篇篇皆有獨特的見解，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如〈釋旬〉、〈釋西〉、〈釋史〉、〈釋禮〉、〈釋天〉、〈釋物〉等論文，具收入他親編的《觀堂集林》中。此書為研讀甲骨必備之書。

(b) 提出二重證據法

王氏在清華研究院開授古代史的課，後結集成《古史新證》一書。書前的總論提出考證古代史必須充份利用遺留下來的可信古籍，如《詩》、《書》、《易》、《禮》、《春秋》、《左傳》、《國語》、《世本》、《竹書紀年》、《戰國策》、周秦諸子和《史記》等和地下發掘的甲骨、金文相互印證。王氏的治學方法遠比當日仍盛行的乾嘉戴段二王以來「以經注經」的方法更能客觀的「看人所不能看」，收獲自然倍勝於前人。

(c) 利用甲骨探討商周歷史和典章制度

王國維自 1915 年開始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都是集中討論上古史。例如：

〈殷虛卜辭所見地名考〉	1915 年
〈三代地理小記〉	1915 年
〈鬼方昆夷獯狁考〉	1915 年
〈殷周徵文〉	1916 年
〈殷周制度論〉	1917 年
〈古史新證〉	1925 年

由此可見王國維攻治古器物、古文字並非玩物喪志，他是以研究文字為手段，藉以考究文字背後的地理、方國、社會狀態和典章制度，從而反映歷史的真面目。

(d) 先公先王考以證古書的可靠。

1917年王國維先後寫畢〈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兩篇文章，已足以奠定其在甲骨四堂的位置。因為這兩篇文章的出現，使我們了解到《史記》的真實無訛。這對於當日由崔述、康有為以至顧頡剛的疑古學派和中國文化西來說無疑是強而有力的反駁，從而肯定我國古文獻的可信度。

王氏的考釋論證犀利，如卜辭中的殷先公王亥，王氏論定為《世本》的胙、〈帝繫篇〉的核、《楚辭》〈天問〉的該、《呂氏春秋》的王冰、《史記》〈殷本紀〉的振、《漢書》〈古今人表〉的垓，都充分利用他的文字、音韻與文獻互較等方法，可見其目光的敏銳細微。

王氏又據《楚辭》〈天問〉中的「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和「恆秉季德」，提出卜辭中的王亥當即該；卜辭中的王亓當是恆，乃王亥之弟。該與恆皆「秉季德」，卜辭中亦有殷先公季，當即該、恆之父，而〈殷本紀〉復言「冥卒，子振立」，遂推知季即冥。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曾對王國維的〈先公先王考〉推崇備至，郭說：“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紀》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了物證，并且改正了他們的訛傳。”又說：“我們要說，殷虛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這無疑是很客觀中肯的評價。

(e) 啓迪甲骨的綴合

殷墟甲骨是多災多難的地下寶物，一出土便不斷遭受天災與人禍的破壞。譬如農民挖掘時的破損，商人把同一片甲骨分割售與不同的買主，都在在增加了解甲骨的困難。殷墟十五次發掘的三萬多片甲骨不幸因抗日而由安陽搬至昆明，因內戰再由昆明移至台灣。到了台灣島，復由中部楊梅轉運至北部南港。到了南港，又遭水災浩劫。許多甲骨片就在漫長的搬運過程中斷裂，甚至變成粉碎，再也無法復完。

我們從事研究工作自然重視掌握完整的材料。完整的甲骨片對於我們理解卜辭的上下文和對貞的關係都有決定性的幫助，所以併合復完破碎的甲骨是一項極困難而急於完成的工作。首先點出甲骨併合的重要性的，是王國維。王氏在 1917 年為上海倉聖大學猶太人姬佛陀編寫《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及《考釋》，發現其中的一片〈戩 1. 10〉可以和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上 8. 14 一片所記的世系相連，斷痕相接，可以互相結合，乃“一片折而為二”，遂開創了綴合甲骨的先例。於此，我們亦不得不佩服王國維先生過目不忘的記憶能力。

(f) 開創斷代研究的方向

所謂斷代，是決定每一片甲骨的時代。甲骨學史上研究斷代成就最大的是董作賓先生，而開其先河的，還是王國維。董先生在北大時曾是王氏的學生，他的斷代方向可能是承受王氏的影響。

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根據羅振玉的《後編》上 20. 9 的父甲、父庚、父辛並祭的稱謂與〈殷本紀〉世系相核對，論定此片為“武丁時所卜”。父甲、父庚、父辛分別為武丁對其父輩陽甲、般庚、小辛的尊稱。王氏復據《後編》上 7. 7 的兄庚、兄己並祭的稱謂而定為“祖甲時所卜”，兄庚、兄己相當於〈殷

本紀>的祖庚、祖己。此無疑開啓了董作賓、郭沫若等學者對於卜辭斷代研究的先路。

(三) 董作賓 號彥堂。(1895~1963) 河南南陽人。

董作賓先生是我老師的老師，在四堂中他對於甲骨的貢獻是僅次於王國維，主要有如下四點：

(a) 殷墟的挖掘

自1898年甲骨出土以後，同時本身亦開始遭受破壞和散逸的威脅。由於甲骨的價值漸為人所悉，小屯農民每年都有集體或個別的私掘，使大批甲骨失去了原有的地層關係；另且大量的甲骨隨而流散於國外，如美、加、英、日、蘇俄、瑞士、香港等都有公、私的收藏。為了挽救甲骨和其他的殷遺存，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隨即委任董先生為研究員到安陽實地考察。董先生認為殷墟的挖掘仍有可為，遂在同年的10月開展了15次利用現代考古技術的發掘，至1937年6月止總共發掘了有字甲骨近三萬片，特別是在第三次發現了著名的大龜四版，對於甲骨的研究更是具有特殊的意義。董先生是一連串科學挖掘中始終參與其事者，為新中國保存了最完整、最可靠的一批材料。

(b) 甲骨斷代

在1929年12月的第三次殷墟發掘，發現了四個較完整的龜腹甲，上面都刻滿文字，報告稱此為“大龜四版”。其中的一個龜甲上<甲2122>，每一條卜旬卜辭的干支之後和“卜”字之前都有一個相當於人名的字。董先生認為可能是當時參加占卜活動問卜的史官名字，稱作“貞人”。在這個龜腹甲上總共有 𠄎、賓、𠄎、𠄎、𠄎

、爭六個貞人，他們自然應該是同一時期的人。1931年董先生在《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上〈大龜四版考釋〉就提出了貞人斷代的學說。1933年董先生撰《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書，站在貞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歸納了十個斷代的標準：

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
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

並把甲骨劃分為五個時期：

一盤庚、小辛、小乙、武乙
二祖庚、祖甲
三廩辛、庚丁
四武乙、文丁
五帝乙、帝辛

斷代的劃分使十多萬片零散的甲骨從此鴻濛鑿破，成為有條理的史料，更藉此可以探討不同時期典章制度的演變，把商史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比較科學的堅實基礎上。

(c) 甲骨分派研究

董先生後來復推出分派斷代的觀念，重新把甲骨分作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舊派（遵循古法）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
第二階段 新派（改革新制） 祖甲、廩辛、庚丁
第三階段 舊派（恢復古法） 武乙、文武丁
第四階段 新派（恢復新制） 帝乙、帝辛

新、舊派的差異可由祀典、曆法、文字、卜事四方面加以比較。詳參董先生的《殷曆譜》和《甲骨學六十年》。

1. 祀典 舊派祀典繁雜，祭祀種類有：彡、𠂔、𠂔、𠂔、𠂔、𠂔、
、福、歲、御、𠂔、冊、帝、煥、告、求等。新派祀典有系統，
，通常為：彡、翌、祭、𠂔、𠂔 五種常祀。

2. 曆法 自祖甲始卜辭已不見有“十三月”，又把“一月”改為“正月”。可知殷代曆法是由舊派的“月終置閏”演變為新派的“月中置閏”。
3. 文字 如：王字舊派作，象王者正面拱手而坐之形，頭上無冠，新派則增作。𠂔字舊派作，象焚木柴之形，新派則改作，以手奉木於神前之形。又，祭名，舊派作出，新派則作。
4. 卜事 舊派繁雜迷信，新派簡略開明。如卜告、卜求年、卜受年、卜日月食、卜雨、卜有子、卜娩、卜夢、卜疾病、卜死亡等都不見於新派。

然而，董先生的分派研究對於甲骨學界的影響顯然沒有《斷代例》來得廣，這與第三階段的彣組、午組等卜辭是應屬於第一期抑或第四期的斷代有關。就目前的研究結果看來，這批所謂復古的材料似乎宜置於第一期卜辭中的。

(d) 殷代曆法研究

董先生留給甲骨學後人兩本了不起的著作，一本是《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本則是《殷曆譜》。其中尤以後者更是體大思精的專門著作，目前台灣能通讀此書的不會超過十人，因為要了解殷曆必需先要具備古文字學、天文學的基礎，以及一條量天尺。董先生為了要從事殷曆的研究，做了許多吸取天文知識的準備工作，除了1945年寫定《殷曆譜》外，在1960年、1974年分別撰寫《中國年曆總譜》、《中國年曆簡譜》。董先生研究殷曆表面上是透過卜辭中日月交食的紀錄與置閏的推求，印證合天的曆譜，以確定殷周的年代。事實上他更希望借此書作為甲骨分派研究的實驗，建立一新的體系。他在《殷曆譜》自序說：

“此書雖名殷曆譜，實則應用斷代研究更進一步之方法，試作甲骨文字分期分類分派研究之書也。余之目的，一為藉卜辭中有關天文曆法之紀錄，以解決殷周年代之問題，一為揭示用新法研究甲骨文字之結果。”

殷代曆法實為研究殷墟卜辭中最困難的一部分。大陸學者曾有初步評介四堂的文章，但只寫了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三堂，唯獨缺董先生一人，《殷曆譜》的難讀也未嘗不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四) 郭沫若 號鼎堂。(1891~1978) 四川樂山人。

甲骨四堂中最絕頂聰明的，要算是郭沫若。他的天才可以直追王國維。郭氏對於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古文字學、戲劇、詩、詞、書法等，幾乎無一不精，都有其獨特的見地。他研究一門學問，都能够在最短的時間有最多的收獲，「看人所不能看」。郭氏在甲骨方面的貢獻，有以下六點：

(a) 結合古文字和古代史，對古代社會作全面系統的研究。

以下是郭氏一系列有關綜合古文字和古代史的書：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1930
兩周金文辭大系	1931
甲骨文字研究	1931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1931
金文叢考	1932
卜辭通纂	1933
中國古代銘刻匯考	1933
中國古代銘刻匯考續編	1934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1935
殷契粹編	1937